

道德真經傳

經名：道德真經傳。宋呂惠卿撰。四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

道德真經傳表

臣惠卿言：臣聞庖丁奏刀，得養生於文惠；輪扁釋鑿，議讀書於齊桓。志之不分，道或有在。臣誠惶誠懼，頓首頓首。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偽，含生失其性情之初，爰有真人，起明至教，獨推原於道德，蓋祖述於典墳。是以雞犬相聞，莊周指謂神農而上；谷神不死，列子稱為黃帝之書。究其微言，中有妙物。唯恍唯惚，視聽莫得以見聞；不古不今，迎隨孰知其首尾。失之，其出彌遠，至寶祕於刻山而莫知；悟之，不召自來，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。軒轅華胥之國，唐堯姑射之山，皆極至遊，遂臻泰定，此書之指，其詣不殊。曹參師於蓋公而相齊國，孝文傳之河上而為漢宗，僅得淺膚，猶幾康阜。夫唯俗學，不識道真，徒見其文有異《詩》《書》之迹，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。故聞不尚賢，則謂遺之野而不收，不貴貨，則謂棄諸地而不用，謂絕學則無憂等於禽犢，謂絕聖則無法同於鴻荒。不知靈府之間，有若清眸之上，雖留金屑，亦翳神光。故令善惡之兩遺，而極沖虛之一致。茲難情度，宜使智迷。遂以允聖之信言，列於百家之珍說，發茲微學，宜屬至神。伏惟皇帝陛下，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，以妙本之餘而形為事業，蠱飭而庶政交舉，革當而四方已孚。方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己之累，深根固蒂以趣長生久視之門。同天下於華胥，見神人於姑射。深造其極，適丁斯時。臣性維顛蒙，生足憂患，每思朝徹，以解天強。汎觀以考其散殊，又損而期於脗合。維日不足，歷年於茲，晚於斯文，忽若有得。即動而靜，物芸芸而歸根；由濁以清，中冥冥而見曉。遂以其意，達之於辭，雖云自安，未知其可。竊謂至人之靜鑑，實為學者之元龜。敢用冒聞，以占中否。龍隨章散，固難知其上天；馬以智專，因可取於辯道。儻有一言之補，敢辭萬死之誅。所著《老子道德經傳》凡四冊，謹奉表投進以聞。臣惠卿誠惶誠懼，頓首頓首，謹言。

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

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

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

及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

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

臣呂惠卿上表

道德真經傳卷之一

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

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徼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

傳曰：凡天下之道，其可道者，莫非道也，而有時乎而殆，則非常道也。凡天下之名，其可名者，莫非令也，而有時乎而去，則非常名也。萬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，而不知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。為道而至乎常，則心凝形釋，物我皆忘，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？則常道者，固不可道也，故曰道乃久，段身不殆。常名者，固不可名也，故曰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。不殆不去，是之謂常道。常無名，則無名者道也，而天地之所自而始也，故曰無名，天地之始。太初有無無，有無名。有無無則一亦不可得，有無名則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有形也。既謂之一，則雖未有形，且已有名矣。名為一，而名之者為二，二與一為三，萬物紛紛自此生矣，故曰有名，萬物之母。知常曰明，明則無所不見也，故唯常為可以觀。方其無欲也，則滌除玄覽而無疵，於此觀其妙，故曰常無欲，可名於小矣。方其有欲也，則萬物並作而芸芸，於此觀其徼，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，可名於大矣。唯小所以見其妙，唯大所以見其徼也。此兩者，其出則同，顧其名異而已。其名異也，其實未嘗異。其實未嘗異，則有欲之與無欲，求其所出，皆不同得。不可得則其所出也，故同謂之玄。玄之為黑色，與赤同乎一也。天之色玄，陰與陽同乎一也。名之出玄，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。同乎一固妙矣，然妙乎一矣，未妙乎多也，妙乎我矣，未妙乎物也。玄之又玄，則同者亦不可得。同者不可得，則一之與多，我之與物，莫不皆妙也。萬物之所以妙，出於此而已，故曰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聲音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傳曰：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善之為善而欲之，知惡與不善而惡之。然自離道言之，則雖美與善，皆離乎道矣。自出於道言之，則雖惡與不善，皆非道之外也。由是觀之，則美斯惡，善斯不善，豈虛言哉？是故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是之謂有無之相生。難事作於易，而易亦由難之，故無難，是之謂難易之相成。有鶴經之長，而後知有兔經之短，有兔經之短，而後有鶴經之長，是之謂長短之相形。以高為是，則百谷為川瀆之源，則高有以傾乎下，以下為是，則川瀆為百谷之歸，則下有以傾乎高，是之謂高下之相傾。黃鍾為君則

餘律和之，餘律為君則黃鍾和之，是之謂音聲之相和。自秋冬而望春夏，則春夏前而秋冬後，自春夏而望秋冬，則秋冬前而春夏後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。凡此六者，當其時，適其情，天下謂之美，謂之善；不當其時，不適其情，天下謂之惡，謂之不善。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？則美與惡，善與不善，亦迭相為往來興廢而已，豈常也哉。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，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無為，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。事出於無為，則終日為而未嘗為；教出於不言，則終日言而未嘗言。則美與惡，善與不善，吾何容心哉？若然者，無往不妙。無往不妙，則萬物之作，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，不見其生與生之者，不見其為與為之者，則雖作不作，雖生不生，雖為不為，吾何辭、何有、何恃哉？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。夫有居則有去，在己無居，夫將安去哉？

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也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元知元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傳曰：聖人知夫美斯惡，善斯不善，而我無容心焉，故雖靡天下之爵，因任而已，而賢非所尚也，聚天下之財，養仁而已，而難得之貨，非所貴也。民之爭，常出於相賢，知賢非上之所尚，則不爭矣，故曰舉賢則民相軋。民之盜，常出於欲利，知貨非上之所貴，則不為盜矣，故曰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君子之所欲者，賢也。小人之所欲者，貨也。我皆不見其可欲，則心不亂矣。然則不尚賢者，非遺於野而不用也。不貴難得之貨者，非委之地而不收也。內不以存諸心，而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。是以聖人之治也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心藏神，而腹者心之宅，虛其心，則神不虧而腹實矣。腎藏志，而骨者腎之餘，弱其志，則精不搖而骨強矣。虛其心而腹實，則常使民无知也；弱其志而骨強，則常使民无欲也。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，而貨非上之所貴，則為之非所利，故不敢為也。夫唯如此，則為無為，而元不治也。

道沖章第四

道沖而用之，挫其銳或不盈。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

傳曰：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炁以為和，則沖者，陰陽和也。陰為虛，陽為盈，道之體則沖，而其用之則或不盈。其體沖也，故有欲无欲同謂之玄。其用之不盈也，故虛心弱志，而常使民无知无欲而已。唯其如此，故淵兮似萬物之宗。而求其為宗者，固不可得也，似之而已。然則何以得此道哉？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而已。心出而入物為銳，挫其銳而勿行；物至而交心為紛，解其紛而勿擾。銳挫而紛解，則知常之明，發乎天光。光者塵之外，在光

不皦，故和之而不別；塵者光之內，在塵不昧，故同之而不異。夫唯如此，則所謂宗者，湛兮似或存矣。淵兮者，言乎其深也。湛兮者，言乎其清也。或不盈者，非可以為定虛也。似或存者，非可以為定存也。虛盈存亡，吾無所容心，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？見其生天神帝而已，故曰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，吾不知誰，則亦不知吾矣，此真道之所自而出也。生天以先象，神帝以始帝，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棄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傳曰：夫道冥於象帝之先，而不知誰之所自出，則體此道者，仁惡足以名之哉？夫仁，人心而已矣。天地體此道者也，無所事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體此道者也，無所事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芻狗之為物，無所事仁而畜之者也。萬物者，與天地同體者也。百姓者，與聖人同體者也。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，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，則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何所事仁哉？夫唯不仁，是之謂大仁。然則天地之間，其猶棄籥固可見矣。蓋棄籥之為物，唯其虛而不屈，所以動而愈出者也。則人也而體此道者，言出於不言而已。言無言，則為無為可知也。發於聲而為言，見於事而為為。或云或為，其實一也。何則？言為之體，如是而已。不知此，則言不出於不言。言不出於不言，則異乎棄籥之虛動矣，其多而數窮，不亦宜乎？孔子曰：夫今之歌者，其誰乎？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。言出於不言，人莫不然也。然而不能者，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，不麗乎取則麗乎捨，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。不有不無，不取不捨，而適與道相當者，是之謂守中。守中而不已，則知言之所以言矣，則多言數窮，不若守中之為務也。故曰：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傳曰：谷，有形者也，以得一，故虛而能盈。神，無形者也，以得一，故寂而能靈。人也，能守中而得一，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，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，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。古之人以體合於心，心合於炁，炁合於神，神合於無，其說是也。合則不死，不死則不生，不生者能生生，是謂之玄牝。玄者，有無之合。牝者，能生者也。故曰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道之生天地，由此而已，故曰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以為亡耶，則綿綿而未嘗絕；以為存耶，則惡睹其存哉？若存而已。若亡而非絕，若存而非存，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容心，膾合之而已，何勤之有哉？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耶？故能成其私。

傳曰：長短，形也。久近，時也。天以時行者也，嫌不足於形，故以長言之。地以形運者也，嫌不足於時，故以久言之。天地之根出於玄牝，玄牝之體立於谷神之不死。不死則不生，不生者能生生。尸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。不自生，故能長生，猶谷神而已矣。然則聖人豈以有其身為累哉？緣於不得已，而物莫之能止，故曰後其身而身先。立於無何有，而物莫之能害，故曰外其身而身存。身者，吾之私也。後其身外其身，則公而無私矣。無私也，乃能成其私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无尤。

傳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。謂之繼，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。上善者，道之所謂善者也，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，故若水焉。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而上善亦然，則雖未足，以為幾於道矣。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下之也，故以居則善地。蛭桓之審為淵，止水之審為淵，流水之審為淵，故以心則善淵。注焉而不滿，酌焉而不竭，故以與則善七。行險而不失其信，故以言則善信。其派為川谷，其委為瀆海，故以政則善治。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，故以事則善能。源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故以動則善時。要之出於不爭，而以居善地為本，故曰夫唯不爭，則天下莫能與之爭，故無尤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。

傳曰：持所以防溢，而盈之則重溢也，如欲勿溢，則如勿盈，故曰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所以慮失，而銳之則重失也，如欲勿失，則如勿銳，故曰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也；持而盈之，則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矣。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，揣而銳之，則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矣。然則何以免此息哉？法天之道而已矣。蓋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，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。封人之告堯曰退己，其法天之道之謂乎？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抱一，能无離乎？專炁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能无為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？

傳曰：夫人之有其身久矣，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，而不為功名之所累者，豈不難哉？然亦有道矣。人生始化曰魄，魄與精為一，則寂然而已。既生魄，陽曰魂，魂與神往來，而魄旁精出入，則魄隙而不營一，離而不抱矣。載者，終而復始之謂也。營者，環而无隙之謂也。雖已為人矣，而載營魄抱一，湛然無為，如其生之始化，則能无離矣。能无離，則專熙而不分，致柔而无忤，而能如嬰兒矣。能如嬰兒，則滌除悔吝，玄覽觀妙，凡動之微，我必知之而能无疵矣。所以養中者如此，則雖愛民治國，不以事累其心而能无為矣。內之滌除玄覽而無疵，外之愛民治國而无為，則天門開闔，常在於我而能為雌矣。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則明白四達而能无知矣。道至於无知，則真知也，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，夫何功名之累哉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者，乃其所以為天也。玄德无他，天德之謂也。

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无，有車之用；埴埴以為器，當其无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无之以為用。

傳曰：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无，有車

之用，車吾所乘也。埴埴以為器，當

其无，有器之用，器吾所用也。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无，有室之用，室吾所居也。乘則觀乎車，用則觀乎器，居則觀乎室，其用未嘗不在，於无其則不遠矣。至於身，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，何耶？故有之以為利，无之以為用。有有之為利，而无无之為用，則所謂利者，亦廢而不用矣。有无之為用，而元有之為利，則所謂用者，亦害而不利矣。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，所以為无之之用；出而未嘗无物也，所以為有之之利。故曰：精義入神以致用也，利用安身以崇德也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傳曰：目之所以為目者，色色而非色也，屬乎五色，則失其所以為目，而無異乎盲矣。耳之所以為耳者，聲聲而非聲也，屬乎五音，則失其所以為耳，而无異乎聾矣。口之所以為口者，味味而非味也，屬乎五味，則失其所以為口，而无異乎爽矣。萬物無足以撓之者，心之所以靜而聖也，逐乎外則罔念而發狂矣，事莫不然，而馳騁田獵為尤甚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行所以全也，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，物莫不然，而難得之貨為尤甚。腹无知者也，目有見者也，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，而取此无知无欲之虛靜也。

寵辱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為寵辱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

傳曰：寵者，畜於人者也，下道也，寵而有其寵，則辱矣。吾之所以有辱者，以吾有驚，未得之則驚得之，既得則驚失之，若吾無驚，吾有何辱？則寵之有辱者，亦若是而已。貴者，畜人者也，上道也，貴而有其貴，則有患矣。吾之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故吉亦我所息，凶亦我所患，若吾無身，吾有何息？則貴之有大患者，亦若是而已。言身則知驚之為心，言驚則知身之為累也。無心則無驚，無驚則無辱，無身則無累，無累則無患矣。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，則可謂寵矣，而若固有之，則何辱之有哉？巍巍乎有天下，可謂貴矣，而不與有焉，則何大患之有哉？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。寵而招辱，則賤其身矣，非可以寄天下者也。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貴而罹患，則危其身矣，非可以託天下者也。若夫寵而不有其寵，貴而不有其貴，如舜者，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。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傳曰：視者，无有也，故視之不見。雖不見也，然能玄能黃，不可名之以无色也，曰夷而已。聽者，无有也，故聽之不聞。雖不聞也，然能官能商，不可名之以无聲也，曰希而已。搏者，无有也，故搏之不得。雖不得也，然能陰能陽，能柔能剛，能短能長，能圓能方，能生能死，能暑能涼，能浮能沉，能出能沒，能甘能苦，能羶能香，不可名之以無形也，曰微而已。凡物求之而不得者，或可以致詰而得之，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。不可以致詰，則環聰明，離形去智，而吾得之矣，則視也、聽也、搏也混而為一矣。視以目，聽以耳，搏以心，混而為一則耳如目，目如耳，心如耳目矣。夫失道者，上見光而下為土，吾得之也，其上非光也，故不皦，其下非土也，故不昧。繩繩兮調直而有信，雖有信也，而不可名，故復歸於无物而已。雖无物也，是謂无狀之狀、无物之象，而未嘗无物也。是謂惚恍則不皦，不皦則疑於无物也，而非无物也。恍則不昧，不昧則疑於有物也，而非有物也。其始无前，故迎之而不見其首；其卒无尾，故隨之而不見其後。无前无後，則不古不今矣。雖不古不今，而未嘗无古今也，則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，吾得之以曰用矣，故曰執古之道，以

御今之有。所謂古者，非異於今也，以知古之所自始也。所謂今者，非異於古也，以知今之所從來也。誠知古之所自始，則知今之所從來矣。始 无所自，來无所從，所謂无端之紀也。 无端之紀者，道紀也。道不可執也，得此則可以執之以為德矣，執德之謂紀。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豫若冬涉川，猶若畏四鄰，儼若客，渙若冰將釋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？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夫惟不盈，故能敝不新成。

傳曰：古之善為士者，將以成聖而

盡神也。則其為士也，雖未至乎聖神，所以成聖而盡神者，其聞之固已全盡矣。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，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。微而後妙，妙而後玄，玄而後通，則深不可識矣。夫惟不可識，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？強為之容而已。豫若冬涉川，迫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起也。猶若畏四鄰，閑邪存其誠，非物持之，則其心不出也。儼若客，不為主也。渙若冰將釋，方且終之以心凝形釋，骨肉俱融也。敦兮其若樸，復其初也。曠兮其若谷，應而不藏也。渾兮其若濁，無是非彼我之辯也。人皆昭昭也，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？徐清則無所不照矣。人皆取先也，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？徐生則無所不出矣。蓋欲靜則平炁，欲神則順心。有為也而欲當，則緣於不得已。平炁也，順心也，乃所以徐清也，緣於不得已，乃所以徐生也，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。道之體沖，沖也者，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。而保此道者不欲盈，則虛而已。然不曰虛，而每曰不盈者，恐人之累於虛也。累於虛則不虛矣，故曰或不盈，不欲盈而已。天下之物，有新則有敝，有敝則有壞，則能不敝者鮮矣。夫唯不盈，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，是以雖敝不敝則不壞，不敝不壞則不新不成矣。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，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傳曰：保此道者不欲盈，政虛而不極，守靜而不篤，則非不盈之至也。衆人之於萬物也，息而後見其復，衰而後見其歸根。而我以虛靜之至，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，在我而不在彼。其所以作者，乃其所以復也。方其所以芸芸者，乃其所以歸根也。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，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。然則所謂虛者，非虛之而虛也，直莫之盈，故虛也。所謂靜者，非靜之而靜也，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而不知，而莫足以撓心，故靜也，故歸根曰靜。命

者，吾之所受以生者也。夫惟靜，則復其所以生，而能命物矣，故靜曰復命。道至於能命物，則常而不去矣，故復命曰常。自常觀之，則吉凶悔吝，常見乎動之微，明孰加焉？故知常曰明。不知常者反此，則所作不免妄而已。能知常而體之，則萬物與我為一矣，故知常容。萬物與我為一，則不內其身而私矣，故容乃公。萬物與我為一，而無私焉大也，大則聖，內聖外王，故公乃王。聖然後至於神，故王乃天。天則神矣，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，故天乃道。為道而至於常，則盡矣，故道乃久，投身不殆。久而至於段身不殆者，常之謂已。

太上章第十七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親之譽之；其次，畏之侮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，猶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。

傳曰：執大象，天下往，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，其迹孰得而見哉？故下知有之而已。下知有之者，无以尚之，故謂之太上。則親之譽之者其次，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。何以論之？今夫父子愛欽，不言而喻，至賓主之際，朋友之交，欲致其欽之之意，必有以文之而後喻。何則？信之足與不足而已。則親之譽之，已出於信之不足而有不信，況於畏之侮之乎？然則欲使信至不足而有不信者，宜如何哉？猶其貴言，以復乎道而已。貴言者，行不言之教而已。行不言之教，則處無為之事可知也。至夫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，而莫知為之者，則孰得而親譽之哉？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傳曰：道不可名，名之為道，已非道也，則又分而為仁義，豈道之全哉？則有仁義者，固大道之廢也。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，及有眼而內視，內視則敗矣，則智慧出，固所以有大偽也。偽者，德之返也。有仁義，則其弊至於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。有大偽，則其弊至於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。是故有瞽瞍之頑嚚，弟象之傲，而後有舜，有桀紂之暴，而後有龍逢、比干，此無他，去本愈遠而已矣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一竟

道德真傳卷二

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

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傳曰：聖人知天下之亂，始於迷本而失性，唯無名之樸為可以鎮之。絕聖棄智，絕仁棄義，絕巧棄利，乃所以復吾無名之樸而鎮之也。絕聖棄智一，絕仁棄義，則不以美與善累其心矣。絕巧棄利，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。內不以累其心，而外不以遺其跡，則民利百倍，民復孝慈，盜賊無有，固其理也。蓋絕聖棄智，絕仁棄義，不尚賢之盡也，絕而棄之，則非特不尚而已。絕巧棄利，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，絕而棄之，則非特不貴而已。人之生也，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則有至足之富。能絕聖棄智而復其初，則其利百倍矣。民復孝慈，則六親皆和，而不知有孝慈矣。盜賊無有，則國家明治，而不知有忠臣矣。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，民利百倍，民復孝慈，則非特不爭而已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，盜賊無有，則非特不為盜而已。聖智也，仁義也，巧利也，此三者以為文而非質，不足而非全，故絕而棄之，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，乃其所屬也。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，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。素而不雜，樸而不散，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惑，而少私寡欲矣。少私寡欲，而後可以語絕學之至道也。
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無憂。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衆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怕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，乘乘兮若無所歸。衆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純純兮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忽若晦，寂兮似無所止。衆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似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

傳曰：上絕棄乎聖智仁義之善，下絕棄乎巧利之惡，不以累其心，則絕學矣。絕學則無為，無為則神，神也者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，故曰絕學無憂。唯之與阿，出於聲一也，其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離乎道一也，其相去何若？此所以雖聖智猶絕而棄之，不以累其心也。憂悔吝者存乎介，震無咎者存乎悔，則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。荒兮其未央哉，未央者以言其大而無極，而不獨畏人之所畏也。君子小心，則畏義而法大，則天而道。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，所以同乎人也。荒兮其未央哉，所以同乎天也。衆人熙熙，則不知塞其兌，閉其門也。如享太牢，則不知夫淡乎其元味也。如春登臺，則不知夫視之不足見也。我獨怕兮其未兆，若嬰兒之未孩，則塞其兌，閉其門，而無味之足嗜，無見之足悅也。乘乘兮若無所歸，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己無居也。衆人如享太牢，如春登臺，故皆有餘，我獨怕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，故獨若遺。凡此者，以言其遺物而離形也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以言其元知也。純純兮，以言其不雜也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，則異乎俗人之昭昭。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，則異乎俗人之察察矣。忽若晦，晦則都無所見也。都無所見，則非特若

昏悶悶而已，其動也，乘乘兮若無所歸，其靜也，寂兮似無所止。俗人昭昭，俗人察察，故皆有以。我獨若昏，我獨若悶，故頑似鄙。凡此者，言其去智而忘心也。夫視聽思慮，道之所自而生者也，故於道為子，而道則為之母。而衆人逐物役智，以資其視聽思慮，則養其子而已。而我則遺而去之，凡貴養母故也，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。夫老君神矣，何所事養，而與衆人俗人為異而已，欲使為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於道故也，然則絕學之大指可知矣。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，雖無憂如禽，何其未知所以絕學無憂之意矣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唯恍唯惚。惚兮恍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衆甫。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傳曰：其遺物離形至於若遺，其去智忘心至於若鄙，則其容之甚德者也。夫將何從哉？唯道之從而已。之為物，唯恍唯惚。方惚而恍，恍則不昧，不昧則明，明則疑於有物也，然其中有象。象者，疑於有物而非物也，故曰無物之象，又曰大象無形。方恍而惚，惚則不皦，不皦則晦，晦則疑於無物也，然其中有物。物者，疑於無物而有物者也，故曰無狀之狀，又曰有物混成。恍惚則不測，不測則神矣。窈冥者，神之又神者也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，故曰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精者，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。天下之物真而不偽，信而不武，常而不變，未有加於此，而天下之始，吾於是乎閱之，故曰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，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衆甫。故為道者不皦不昧，存其恍惚，無視無聽，政其窈冥，有象此有物，有物此有精，有精此有信，為道至於有信，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。歌知天地萬物之所以為天地萬物者，莫不始於此而已，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敝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欽，故長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傳曰：能知衆甫之然，則能抱一致柔。能抱一政柔，則能曲能枉，能窪能敝矣。曲者，曲之自然者也。枉者，曲之使然者也。天下之物，唯水為幾於道。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，是曲則全也；避礙萬折而必東，是枉則直也；善下而百谷歸之，是窪則盈也；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，是敝則新也。唯得一者為足以與此，故曰少則得。衆人所以不能然者，以其不一故也，故曰多則惑。制財用必有式，傳土木必有式，所持者約而所應者博也。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，亦如是而已，故可以曲，可以枉，可以窪，可以敝。無往而非一也，故因天下之

所見而見之，而我不自見也，則所見無不察，故曰不自見故明。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，而我不自是也，則所是莫之能蓋，故曰不自是故彰。歸天下以功，而我不自有也，故有功。任萬物以能，而我不自矜也，故長。如是者無他，得一則無我，無我則不爭。夫唯不爭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。古之所謂曲則全，其要如是而已。知所以曲則全，則知所以枉則直，窪則盈，敝則新矣。而不自見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長，皆由是也，豈非所謂全而歸之哉？
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一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才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傳曰：聽之不聞名曰希言，而知其所以言，則言出於不言，而聽之不聞矣，故曰希言。希言者，以道言也，故曰自然。飄風驟雨，成之暴戾，非出於常然也，故雖天地為之，尚不能自終朝終日之久。人之言而不出於自然，則多而數窮宜矣，故唯從事於道者，為能無我。無我則道也、德也、失也，吾不見其所以異，故道者我則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，而恢詭譎怪，通為一也。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，則彼雖有以異我，而未嘗去我也，故曰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，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，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唯其信不足，則於是乎有道、有德、有失而不同矣，故曰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於道也，日餘食贅行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傳曰：跂之為立，非立之常也，跨之為行，非行之常也，則不可久，故雖立不立，雖行不行也。道固無我，無我則不爭，則夫自見、自是、自矜者，亦非其常也，故其於道也，為餘食贅行而已。夫俗人皆嗜之矣，而吾復取焉，是餘食也。性本無是而特侈之，是贅行也。餘食養行，物或惡之，則有道宜其不處也。夫道處眾人之所惡，而曰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，何也？蓋卑虛柔弱，眾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，故有道者處之。見是矜伐者，眾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，是以不處。則或處或不處，其為不爭一也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

道，道法自然。

傳曰：有炁也，有形也，有質也，而天、地、人之位分可聞也，可見也，可搏也，而耳、目、心之官辯是物也，未見炁與形質者也。炁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，而視之不可見，聽之不可聞，搏之不可得，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，故吾不知其名，而命之其義可言也，故字之曰道。不知其名，以心契之也。字之曰道，以義言之也。道之為物，用之則彌滿六虛，而廢之莫知其所，則大豈足以名之哉？強為之名而已。大則周行而無不在，不止於吾身而已，故大曰逝。逝則遠而不禦，故逝曰遠。遠而不禦，則吾求其際而不可得也。復歸其根，而未始離乎吾身也，故遠曰反。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，在六合之外則大不足以言之，所謂四大者，域中而已。王者，人之復命，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者也，故域中有四大，而王處一焉。王者，人道之盡者也。人以有形而合於無形，於地亦然，則地之所至，人亦至焉，故曰人法地。天之所至，地亦至焉，故曰地法天。道之所至，天亦至焉，故曰天法道。道則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，而以無法為法者也。無法也者，自然而已，故曰道法自然。

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傳曰：輕者先感，重者。後應，應者感之所自生，則重為輕之根矣。靜者役物，躁者役於物，躁常為靜之所役，則靜為躁之君矣。是以君子終日之間，其行為可以約齋矣，然猶不離輜重，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。雖有榮觀為足以適矣，而又有超然之燕處，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。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，況乎萬乘之主，任重道遠以觀天下，其可不靜且重乎？蓋迫而後動，感而後應，不得已而後起，則重矣，無為焉，則靜矣。苟其動常在於得己之際，而不能無為，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，不重則躁而不靜矣。故曰上無為也，下亦無為也，是下與上同德，下與上同德則不臣。下有為也，上亦有為也，是上與下同道，上與下同道則不主。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之，而臣則無為，而與上同道則不臣，不臣則是失臣也。躁則忘君之逸而為天下用，則君亦有為，而與下同道則不主，不主則是失君也。故曰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善行章第二十七

善行無轍邊，善言無瑕謫，善計不用籌算，善閉無關撻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，是謂襲明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知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傳曰：車行則有轍，徒行則有進，則行固不能無轍迹者也。知行之所以行，則行出於不行，故曰善行無轍迹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也。知言之所以言，則言出於不言，故曰善言無瑕謫。一與言為二，二與一為三，自此以往，巧曆不能算，唯得一而忘言者，為能致數。致數則其計不可窮矣，故曰善計不用籌算。天門無有，闢闔在我，我則不闢，誰能開之？故曰善閉無關撻而不可開。天下有常然者，約束不以纏索，因其常然而結之，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故行而不以此，則行不能無轍迹；言而不以此，則言不能無瑕謫；計也、閉也、結也而不以此，則雖用籌算而亂，雖有關撻而開，雖有繩約而解，所以存於己者，不能無敝，其何暇人物之救哉？聖人為能體道以善此五者，是以常善救人而無棄人，常善救物而無棄物矣。何則？此五者，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。唯聖人以知常之明，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，雖行之、言之、計之、閉之、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，則其明襲而不可得見，故曰是謂襲明。唯其善救也，故善人不善人之師，不善人善人之資。明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哉？雖然，致道者忘心，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，而吾不知其師之為可貴也，不善人雖善人之資，而吾不知其資之為可愛也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則雖智有所不知而遠迷矣。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，此道之所以為要妙也，故曰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傳曰：雄動而雌靜，雄剛而雌柔，雄倡而雌和。知其雄，守其雌，則篤靜致柔，和而不倡者也，故為天下谿。谿之為物，受於谷而輪於江海，受而不拒，輪而不積，物之能通而無迕者也，能通則常德不離矣。人之生也，常德內全，與物無連，及為物之所遷，則日益以離。唯能篤靜，致柔和而不倡，則常德不離，而復歸於嬰兒矣。白於色為受采，於物為明，於行為金，於數為四。黑於色為不受染，於物為晦，於行為水，於數為一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不受萬物之染，若晦若水，終之於抱一。抱一則能曲能枉，能窪能敝，故可以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無枉而非一，則常德不忒矣。不離者，不離其故處而已，而未必能不武也，不武則不差矣。嬰兒之為物，專炁致柔，不失其一，體之和而已。復歸於無極，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。草木之蕃也為榮，其謝也為辱，人之所以為榮辱，亦若是而已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去華歸根，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，而不能累焉，故為天下谷。谷之為物，虛而能盈，應而不藏，而江海之源所自出

者也。能為天下谷，則反乎其源矣，故常德乃足，則又非特不武而已。復歸其樸，樸者，真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，唯其混成而未為器，故能大能小，能曲能直，能短能長，能圓能方，無施而不可，則無極不足以言之也。然則守其雌、守其黑、守其辱足矣，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？蓋守之以為母，知之以為子；守之以為經，知之以為變也。樸散則為器，器之為物，能大而不能小，能曲而不能直，能短而不能長，能圓而不能方，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已，非容乃公、公乃王之道也。若夫抱樸以制天下，其視天下之理，猶庖丁之視牛，未嘗見全牛也，行之於所無事而已，恢恢乎其於游刃固有餘地矣，何事於割哉？故曰大制不割。

將欲章第二十九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故物或行或隨，或獻或吹，或強或贏，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傳曰：聖人抱樸以治天下，故大制不割，則其取天下常以無事而已。取之也者，得天下之心，使之不去者也。則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，非所以取天下也。非所取而取之，吾是以見其不得也。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天下之為器，神器也。唯神道為可以御神器，神無思也，無為也，而為之，則御之非其道矣，故不可為也。為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，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。堯非有人而非見有於人，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，凡此者，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，非為而執之者也。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，有徇則有吹，有強則有贏，有載則有隳，事勢之相生，不得不然也，則安可以執而為之哉？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，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，其敢為也哉。

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刻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傳曰：人主者，無為者也。佐人主者，有為者也。取天下不能無事，而為之不己，其弊至於以兵強之，雖佐人主者，任在於有為，猶為不以道也，況於主道之無為乎？所以然者，以其事好還而已。以道服天下，則天下莫敢不服，而以兵強天下，亦將阻是而抗我矣。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師之毒天下如此，故善用兵者果而已。果者，尅敵者也。敵而尅之，造攻自鳴條，朕哉自亳，尅敵之謂也。出於不得已，非所恃以取強也。果而勿矜其能，果而勿伐其功，果而勿驕其勢，其果常出於不得已，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。如果而矜其能，果而伐其功，果而驕其勢

，則是果於強，非果於不得已者也。凡少則壯，壯則老，物之情也。道也者，貴於守柔以為強，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。若以兵強天下，則是棄柔而用壯，壯而必老，則物而已，豈道之所以物物哉？故曰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惑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殺人衆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則以喪禮處之。

傳曰：文觀而武匿者，天地之道，陰陽之理也。兵而佳之，是乃器之不祥，而物之或惡也，是以有道者不處。故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，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，則是固以不祥之器處之，而非君子之器也。非所以佳之也，必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，故勝而不美也。非所以佳之也，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慈者，天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，則殺人者，豈非樂哉？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。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也。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殺人衆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。夫以喪禮處之，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。以悲哀泣之，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。老君之察於禮學如此，而謂老君絕滅禮學者，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？

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

道常無名，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。夫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傳曰：道常無名，名之為道，則與道乖矣。方其無名，固未始有物也。其樸可謂小矣，而天下不敢臣，夫何故？天地資之以始，萬物恃之以生，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？夫是之謂真君。萬物莫不有真君焉，是之謂也。侯王若能守，則是以真君君萬物，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乎？故曰聖人作而萬物睹，至陰肅肅，至陽赫赫，肅肅出乎天，赫赫發乎地，兩者交通成和，而物生焉。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，天地相合以降甘露，則交通成和之至也。侯王執道紀而萬物賓之也，亦若是而已，孰得見其形哉？故人莫之令而自均也。無名之樸，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工宰一動，則始制有名，而名亦既有矣。於是之時，亦將知止，則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，其微易散，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，則何始之有哉？此侯王所以守之之道也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，則其有不歸之者耶？

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傳曰：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自知然後能知人，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，自勝然後能勝人，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。復命曰常，而知常曰明，不能自知，非所以知常也，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。明至於自知，則其於知人也何有？守柔曰強，與接為構，日以心鬥，非所以守柔也，則守柔者，乃所以自勝也。強至於自勝，則其於聖人也何有？有自知之明，則知萬物莫不備於我，而無待於外慕也，故曰知足者富。有自勝之強，則於道也勤行而已矣，無事於他求也，故曰強行者有志。知其足於己而強行之，則能存其所存，而不為物之所遷矣，故曰不失其所者久。能存其所存，則雖死而未嘗亡也，故曰死而不亡者壽。

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居。衣被萬物而不為主，常無欲，可名於小；萬物歸焉而不知主，可名於大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傳曰：可以左而不可以右，可以右而不可以左，在物一曲者，非大道也。大道則無乎不在，故汎兮其可左右也。凡物之大者，則不可名於小，小則不可名於大。是道也，以其可以左右也，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居，衣被萬物而不為主。夫唯不居，不為主，故常無欲。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，故可名於小。萬物歸焉而不知主，則容之至者也，故可名於大。雖然既大矣，而可名於小，則非大也，既小矣，而可名於大，則非小也。非大非小，此道之所以隱於無名也。然則道之所以為大也，果不在大也。聖人體道者也，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，豈自大也哉。

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樂於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傳曰：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，萬物歸焉而不知主，是無形也。無形也者，大象也，則孰將保我而不往哉？故曰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失道而天下往，則去之而已，則其往也，不能無害，執道而天下往，則雖相忘於道衍，而未嘗相離也，故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平者安之至，而泰者平之至。有樂之可樂，有餌之可嗜，則止者過客而已矣。道之出言，淡乎其元味，則非餌之可嗜；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則非樂之可樂。若然者用之，豈可既乎？過客止，則為之遽廬而已，非可久者也。用之不可既，則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而安平泰

之所自出也，豈特過客止而已哉？

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

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柔弱勝剛彊，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傳曰：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天之道，物之理，人之事，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。於張知歛，於強知弱，於興知廢，於與知奪，非知幾者，孰能與於此哉？故曰是謂微明。然則能歛之、張之、弱之、強之、廢之、興之、奪之、與之者，無形而柔弱者也。為其所歛、所張、所弱、所強、所廢、所興、所奪、所與者，有形而剛強者也。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。人之不可以離柔弱，猶魚之不可以脫於淵，魚脫於一淵則獲，人離於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。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。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，則器之利者也。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，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，常在於無形之際，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？故曰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道常元為章第三十七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傳曰：萬物皆有名也，而道常無名，則有名者，莫不為之賓，故言萬物將自賓，則以無名言之。雖然，此知無為而已，無為而無不為，則未嘗有夫無為也，故萬物將自化。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，孰知萬物之賓與其所以賓哉？故方其自賓也，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。知止者，復於無名之樸而已。方其自化也，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，而元名之樸亦將不欲也。無名之樸亦將不欲，則豈特無為而已，而亦未始有夫無為者也。天下之動，正夫一者也。侯王守道以至於此，則可謂不欲以靜矣，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？夫老君真人也，宜不弊弊然以天下萬物為事，而於侯王之間如此其諄諄，何也？道以修之身為真，而以修之天下為普，使王侯者知而守之，則修之天下，不亦普乎？夫不音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，仁也，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，義也。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棄弁義，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，吾所不取。嗚呼，彼不見其所以絕棄之意，宜其不取焉耳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二竟

道德真經傳卷之三

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傳曰：道之可道，非常道，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？上德者，以無得為得，唯其無得，乃所以得也，故曰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下德者，以不失之為得者也，唯其不失，故雖得而非德，故曰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，非故無為也，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。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，故不能不有以為也。夫德無以為足矣，而且有仁焉，則是為之也。然上仁者之於仁，無所事化而仁者也，是為之而無以為也。仁則不可獨者也，必有義焉，雖上義不得不為者也，是為之而有以為也。仁者施之而已，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，未責所報也。禮則施報矣，來而不往非禮，往而不來亦非禮，施報之義也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，以其往而不來，雖不以禮繼之，猶不為非禮以禮之，理固如是也。上仁、上義、上禮猶如此，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。由是觀之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，豈虛盲哉？禮之相責望者如彼，則忠信自此薄，亂爭自此起，而智謀之所以用也，是禮雖所以治亂，適所以首亂也。前識雖所以用智，乃所以始愚也。夫何故？人之治常生於厚，厚則其性，薄則其偽，去性而作偽，未有不亂者也。人之自知，常在於明，明則其實，智則其華，離實而務華，則未有不愚者也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忘仁義，絕禮學，遺智慧，而志於道德之大全，是之謂去彼取此。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其致之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謂孤、寡、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邪？非乎？故致數譽無譽，不欲球球如玉，珞珞如石。

傳曰：道一而已，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為二，非一也。唯其得之而無得，故謂之得一也。昔之得一者，莫不然也。仰之而天也，得一以清，故覆焉而不傾。俯之而地也，得一以寧，故載焉而不陷。神無形而至寂者也，以得一，故妙乎有生而靈。谷有形而至虛者也，以得一，故應乎所感而盈。其衆為之物，以得一，故生而無極。其尊為王侯，以得一，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。夫一則一之不可不政也如此，故一者天之所以清，地之所以寧，寂之所以靈，虛之

所以盈，萬物之所以生，而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者也。使天無以清則裂，地無以寧則發，神無以靈則歇，谷無以盈則竭，萬物無以生則滅，而侯王也，無以為貞而唯貴高之，知其得不蹶邪？故貴以賤為本，則未有貴者，乃貴之所自而立也。高以下為基，則未有高者，乃高之所自而起也。然則貴而無其貴，高而無其高，乃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而不蹶者邪？是以孤寡不穀，人之所惡而賤也，而貴高以為稱者，以其所本為在此也。故致數而極之，以至於一，則貴不異乎賤，而卑不離乎高，而譽出於無譽矣。譽無譽則毀無毀矣，譽無譽則不可得而貴，毀無毀則不可得而賤。玉可貴故綠之，石可賤故落之，不欲綠綠如玉，落落如石，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。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傳曰：道之周行萬物，非不逝也，而其動常在於反，所謂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者是也。運動乎天地，非不強也，而其用常在於弱，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者是也。故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唯有為能生天下之物，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，則道之動在於反，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。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，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。

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，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，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夫唯道，善貸且成。

傳曰：孔子曰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則聞道者死生固不足以累其心，豈苟知之而已哉？上士聞道，真聞之者也，真聞之則無所復疑，特動而行之而已矣。夫道亦何以動行為哉？日觀諸心以契其所聞，則勤行之謂也。中士聞道，聞之而未審焉者也，故若存若亡。若存若亡，則不能勤行之，一出焉，一入焉而已矣。下士聞道，聞之而不信者也，故大笑之。所以大笑者，以情求之而不得故也。使道而可以情求，則彼不笑之矣，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。若古之建言者有之，凡皆不可以情求之謂也。冥冥之中獨見曉焉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，是之謂明道若昧。和之以是非，而休乎天均，則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，是之謂夷道若類。為道者日損，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，是之謂進道若退。上德者，無為而無以為者也，然其應如響，斯不亦若谷乎？大白者，滌除玄覽而無疵者也，然受天下之垢，斯不亦若辱乎？廣德者，廓乎其無不容也，而未嘗自見自是，自矜自伐也，斯不亦若不足乎？善建者不拔，而建之以常無有，非確然有見者也，故曰建德若偷。體性抱神，以遊世俗之間而非所驚也，故曰質真若渝。

大方體之，無南無北，爽然四解，淪於不測，無東無西，始於玄冥，反於大通，此大方之無隅也。大成若缺，然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，此大器之晚成也。大音者，聽之不可聞，故希聲。大象者，視之不可見，故無形。凡此者，皆道也。然謂之明而若昧，謂之夷而若類，謂之進而若退，以至音而希聲，象而無形，名與實常若相反，故以道隱於無名，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者也。唯道為能如此，故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，而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，莫非道也，故曰夫唯道，善，貸且成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炁以為和。人之所惡，唯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。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為教父。

傳曰：道之在天下，莫與之偶者，莫與之偶則一而已矣，故曰道生一。既謂之一，則謂之者與所謂為二，故曰一生二。有一有二，則有三矣，故曰二生三。故唯無名則已，苟謂之一，則其適遂至於三，三立而萬物生矣，故曰三生萬物。凡幽而不測者，陰也。明而可見者，陽也。有生者，莫不背於幽而不測之陰，而向於明而可見之陽，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。負則背之，抱則向之也。雖然，必有沖炁以為之和，蓋陰與陽二也，沖炁一也，萬物不得一，無以生故也。故人之所欲者，軒冕富貴也，而其所惡者，孤、寡、不穀也。軒冕在身，非性命也，物之儻來寄也，而遂有之以為固，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。古之制名者，以其所惡而為王公之稱者，欲其貴而不忘賤，高而不志下，抱而知所負，向而知所反，以不失乎沖一之和而已，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滿招損，謙受增，時乃天道也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，我之所教道也，教而不以我義者，則亦非道而已。蓋唯通於道者為得一，得一則無我，無我不爭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，反是死之徒而已。君子之教人，雖或不同，然至於反一而無我，教之所自而生也，故曰強梁者，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傳曰：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觀於物則水是也。無有入於無間，觀於物則炁是也。水以其柔弱，故幾於道，然而不能無形者也，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。炁以其無質，故合於神，然而不能無炁者也，猶能入於無間，而況以無形之至柔，太易之未見炁，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，而入於無間，則孰不為之動，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？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。而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，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。

名與身章第四十四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傳曰：列士之所徇者，名也，而至於殘生傷性，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，故曰名與身孰親。食夫之所徇者，貨也，而至於殘生傷性，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，故曰身與貨孰多。所徇者冷，則世謂之君子。所徇者貨，則世謂之小人。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。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，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，故曰得與亡孰病。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，以甚愛之，故並其良貴而失之，是大費也。蓄貨欲以富其身也，以多藏之，故并其至富而害之，是厚亡也。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，而無待於名也，故知足而不辱；知至富之在己，而無待於貨也，故知止而不殆。不辱不殆，則可以長久矣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傳曰：萬物始乎是，終乎是，是大成也，然始無所始，終無所止，故若缺。唯其若缺，故其用日新而不敝。萬物酌焉而不竭，是盈也，然益之而不加益，故若沖。唯其若沖，故其用日給而不窮。大直者，曲之而全，枉之而直者也，故若屈。大巧者，刻彫眾形而不為巧者也，故若拙。大辯者，不言而辯者也，故若訥。如是無它，凡以有本故也。本者何也？今夫寒熱者，天地之所為，有形之所不免也，而一躁焉，則可以勝寒，一靜焉，則可以勝熱。以一時之躁靜，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，況夫體無為之清靜，以為天下正，則安往而不勝者乎？故以言其成，則若缺而不敝，以言其盈，則若沖而不窮，其直若屈而伸，其巧若拙而工，其辯若訥而諭，此之謂有本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，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傳曰：天下有道，民之智能已於耕食之間，而盜爭銷於無欲之際，而其死已脫矣，故曰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，見可欲以為造兵之本，雖有封疆之界，不能定也，故曰戎馬生於郊。然則罪之所由生者，何耶？可欲而已矣，故曰罪莫大於可欲。由可欲故不知足，則雖有餘而不止也。平為福，有餘為禍，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。由不知足故欲得，欲而得之，則怨咎之招而兵之所以不已也，故曰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者一，雖足而不足，則知足之足，常足也可知矣。

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傳曰：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者，果何邪？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，則不出戶而知之矣。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，果何邪？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，則不窺牖而見之矣。今夫天下之大，固無窮也，必待出而後知之，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，所知者幾何哉？天道之遠，固不測也，必待窺而後見之，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，所見者幾何哉？故曰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，故不行而知；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，故不見而名。夫何故？以其備於我故也。知之於所不行，名之於所不見，則不為而成矣。

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。故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傳曰：為學者，未聞道者也，未聞道而求之，則不得不搏，故曰益。為道者，已聞道者也，已聞道者而為之，則期至於無為而已，故曰損。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為也，并其損之者而損焉，而後至於無為。無為者，無有而已。無不為者，乃所以無無也。此之謂絕學無憂。無憂之謂神，神也者，物物而非物者也，則取於天下也何有？由此觀之，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，而深求之則可知已。

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聖人在天下，喋喋為天下渾其心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傳曰：人心其神矣乎？操則存，捨則亡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操存捨亡則無常體之可測，出入無時則非今昔之可求，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。神則若是，人心亦然。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，故無常心，而以百姓心為心，猶之鑒也無常形，以所應之形為形而已。聖人之視己心也如此，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，則善不善、信不信，亦何常之有哉？故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，而以德善之故也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知其心之信不信亦無常，而以德信之故也。物得以生之謂德，形體保神、各有儀則之謂性。性修反德，德至同於初，則德者性之所自出，則無不善不信明矣。聖人之在天下，喋喋然不已，為百姓渾其心。渾其心也者，使信善者不以自異，而不善、不信者不自棄故也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唯聖人之為視聽，而聖人皆孩之。孩之也者，遇之以慈，待之以厚，雖有不善不信，猶善而信之，知其心之無常猶己而已矣。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人之生、動之死地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兇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兇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傳曰：生者死之徒，死者生之始，則生死相為出入而已矣。生之徒十有三，則由生而得生，非幸生者也。死之徒十有三，則由死而得死，非不幸而死者也。民之生、動之死地十有三，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，穀養其外而病攻其內，非不以生為事，顧不得其道，而動之死地者也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由生得生，由死得死者，固不必論，而以生為事，而反之死地，其失為在此也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兇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兇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焉。老子之於此言固已體之，而言蓋以疑之，言聞以質之，何也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？嘗試論之：人之所以遇虎兇被甲兵，而虎兇甲兵之所以能傷人者，以吾有身故也。今我視吾心莫知其鄉，則吾心不可得，吾心不可得，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，內不見有身，外不見有物，則孰為死地？孰為虎兇甲兵而投其角、措其爪、容其刃哉？然則善攝生者，夫何以加此？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畜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傳曰：萬物之生，常本於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，而物得以生之際。無名者，道也。一而未形，物得以生者，德也。及其為物，則特形之而已，非其所以生且畜也。已有形矣，則裸者不得不裸，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，皆其勢之必然也，故曰道生之，德畜之物形之，勢成之。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，德出於道。道德本也，形勢末也，本尊而末卑，本貴而末賤，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，此其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，則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，在此而不在彼也。然則雖曰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，至本而言之，則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，莫非道也。而道終無名焉，故曰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；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歿身不殆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；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傳曰：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，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者是也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，何也？蓋有

名徒為萬物母，而未足為天下母，無名天地之始，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，故曰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也。聞道易，得道難，得道易，守道難。今我既得其母，以與心契矣，非特聞之而已也，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。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，而我常守之而不失，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？此其所以役身不殆也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，此則守其母之謂也。心動於內而吾縱焉，是之謂有兌。有兌則心出而交物，我則塞其兌而不通，不通則心不出矣。物引於外而吾納焉，是之謂有門。有門則物入而擾心，我則閉其門而不納，不納則物不入矣。內不出，外不入，雖萬物之變芸芸於前，各歸其根而不知矣，夫何勤之有哉？古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，以此道也。若開其兌而不塞，濟其事而不損，則我之心直為物之逆旅莫適守者，何恃而不亡哉？此所以終身不救也。夫惟守其母者，每見其心於動之微，則寂然不動矣。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故曰見小曰明。守無形之至柔，而物莫之能勝也，故曰守柔曰強。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，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，則未嘗開兌濟事，以至於不救，何殃之有哉？如是則襲於知和而深不可見矣，故曰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民甚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資財有餘，是謂盜誇，非道也哉。

傳曰：君子之於道，不可以不劇心。心制而無餘，雖萬變陳於前，而不足以撓吾之靜，夫何施而畏哉？使我不能制心，而有介然之知行於大道，則唯施是畏，求其周行不殆，不可得也，況夫開其兌，濟其事者耶？大道之為體，不知而知，則夷之甚者也，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，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。人之生以食為本，而食必出於田，田治而倉實，倉實而食足，食足而財豐，財豐而廷治，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。今以介然有知之心，而行於大道，則已不得其母，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，非吾有而取之，猶之酒掃其庭內，蕪其田，虛其倉，而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資財有餘，亦非其有而取之矣。非盜誇無以為也，豈道也哉。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以祭祀不輟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傳曰：凡物以建而立者，未有不拔者也。唯為道者，建之以常無有，則善建而不拔矣。凡物以抱而固者，未有不脫者也，唯為道者，抱神以靜，則善抱而不脫矣。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，則其傳豈有窮哉？此子孫所以以祭祀不輟也。世之所謂修德者，或修之於天下國家，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，故曰修之身，其德乃真。或修諸其身，而不能推之於天下國家者，故曰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，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，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，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也。莊周以為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緒餘以為國家，其土苴以治天下，其說出於此也。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？以身觀身而已矣。何謂以身觀身？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，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；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，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。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，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，則所以修之身者已足，而無待於外也。以家觀家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，亦若是而已矣。古之所以藏天下於天下者，用是道也

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，精之至。終日號而啞不哽，和之至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炁曰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傳曰：人之初生，其德性至厚也。比其長也，耳目交於外，心識受於內，而益生日益多，則其厚者薄矣。為道者損其所益生，性修反德，德至同於初，故曰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夫赤子之為物，特以其受沖炁之和，積而未散，而猶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，況夫充純無之守，通乎物之所造，而其和同於物者，夫孰能害之？魏文侯之問卜商是也。蓋唯精為能致和，何以言之？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，不知所與而口作，則精也。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，則不一而粗矣，其能知是乎，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，精之至。無所憂慍，故雖終日號而啞不哽，則和也。使赤

子也有所憂慍，則炁戾而不和，其能若是乎，故曰終日號而啞不哽，和之至。夫形全精復，與天為一，精而又精，反以相天。精而至於相天，則其充沖炁之和，以至大同，於物不足異也。故政道之極，則至於復命，復命曰常。含德之厚，則至於知和，知和亦曰常。則道德雖有間，及其會於常，則同也。知常，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，動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，而心若死灰，奚以心使炁為哉？故益生則曰祥。禍福無有，則無人灾祥者，禍福兆於此，而人灾隨之矣。心使炁則曰強，強梁者死之徒。夫致虛而守柔者，道也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致實而強，則物而已，物壯則老，其道也哉，故曰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育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；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；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。故為天下貴。

傳曰：知至於知常，則知之至也。知之至，則默而成之，而無不理也，何所容心哉？苟為不能無言，則不能無我，雖知之，非真知者也，故曰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。若然者，萬物一府，死生同狀，無所甚親，無所甚疏，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。不就利，不違害，故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。不榮通，不醜窮，故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。夫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，則貴在於物，而物能賤之。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，貴在於我，而物不能賤也。其為天下貴，不亦宜乎？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，故曰今以言言道，則言非道也，而知者乃以言為知，則是知知矣。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，以其言出於無言，雖言猶不言也，夫道豈默然也哉？

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傳曰：國容不入軍，軍容不入國，其來久矣，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。治國者，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，故以正而不以奇。正者，所以常且久也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兵而常且久，則是處之也，故以奇而不以正。奇者，應一時之變者也。以其故不能不有以為以正，故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也。治國而無所事智，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明矣，故曰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？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。夫唯為不出於無為，而至於有事，則天下多忌諱，以避其所惡，則失業者眾而民彌貧。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，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。民彌貧而多利巧，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，此法令所以滋彰，而盜賊多有也。法禁於法之所加，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加，令行於令之所聽，而不能行於令之所不聽。民貧而多利巧，則令有所不聽矣，國家昏而奇物滋起，則法有所不加矣，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。若然者，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。蓋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則民多利巧、奇物滋起、法令滋彰、盜賊多有未之有也。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，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、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亦未之有也。蓋其失之也，由有事，故

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，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。唯其如此，故民多利巧，奇物滋起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也。其復之也，由無為故好靜，無為故民自化，而絕巧棄利，奇物不起。好靜故民自正，而盜賊無有。由無為好靜，故無事而無欲。以無事，故民自富而無忌諱之貧。以無欲，故民自樸而無利器之昏。其序然也。

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？其無正邪？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傳曰：以正治國，以無事取天下，則其政悶悶。悶悶者，言其不以察為快也，故其民淳淳。淳淳者，言其不澆於薄也。以智治國，以有事為天

下，則其政察察。察察者，反悶悶者也，故其民缺缺。缺缺者，言其不全於樸也。淳淳故安於德性，而不為禍福、奇正、善妖之所遷，是不澆於

薄也。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，求福而未必得。以為正也，而有時乎為奇，以為善也，而有時乎為妖，而禍福、奇正、善妖，未知孰在也。心徒令

智多而難治，是不全於樸也。何則？時有終始，世有變化，禍福淳淳，至有所拂者有所宜。有所拂者，世所謂禍，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。有所宜者，世所謂福，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。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？自殉殊面，有所正者有所差，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。今為正者，後或為奇，此為奇者，彼或為正，善與妖亦然，則天下之禍福、正奇、善妖果未可定也。民自有知以來，迷而執之，其日久矣，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，而使之不得反樸而全乎？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；廉而不剝，故勝物而不傷；直而不肆，故能曲全而枉直；光而不耀，故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此無它，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。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，莫如嗇。夫唯嗇，是謂早復。早復謂之重積德，重積德則無不克。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蒂、長生久視之道。

傳曰：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為人者而治之，則人不可得而治矣；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為天者而事之，則天不可得而事矣。精神四達並流，而無所不極，化育萬物，其名為同帝，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也。純素之道，唯神是守，守而勿失，與神為一，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，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？故曰治人事天，莫如嗇也。夫唯嗇，其精神而不用，則早復者也。苟為不嗇而費之，至於神弊精勞，雖欲反其精神，亦無由入矣，其於復也，不亦晚

乎？故曰夫唯音，是謂早復。人之生也，固足於德，夫誠能音而早復之，則德日益以充，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。重積德，則德之至者也。至德者，火不能熱，水不能溺，寒暑不能害，而禽獸不能賊，則安往而不克哉？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。夫有所不克，則其道有時而極也，無所不克，則孰知其極哉？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。夫有土者，有大物也，有大物者，不可以物物，而不物故能物物，莫知其極，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。雖有土而无其累矣，故曰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投身不殆，故曰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然則音之為道，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。精神者，生之根，嗇而藏之，則根深而生長矣。長生者，視之蒂，衛而保之，則蒂固而視久矣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三竟

道德真經傳卷之四

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民；非其神不傷民，聖人亦不傷民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傳曰：得有國之母以治國，雖大無難也。烹魚者不可以煩，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。治大國者亦若是而已，烹而割之則傷矣。以道蒞天下者謂之大制，亦不割以傷之而已。及其至也，則其鬼不神，凡以不傷之所致也。何以言之？鬼之為道，非不神也，厥與人雜擾而見其神，則不能不傷人。而所以不神者，以聖人為能以道蒞天下，使人不淫其性，不遷其德，無大喜大怒以干陰陽之和，所謂處混芒之中，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，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。唯聖人為能不傷人，故陰陽和靜，鬼神不擾，萬物不傷，群生不夭，則其神不傷人也。神不傷人，則無以見其靈響而神焉。由此觀之，其鬼不神，非其鬼不神也，由其神不傷人，故不神也；非神不傷人，由聖人亦不傷人，故其神不傷人也。使聖人之於人，不能全其樸而傷之，而人失其性，至於四時不至，寒暑之和不成，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，則神其能不傷人乎？夫唯神不傷人，則神歸德於人，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於神矣，故曰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交牝。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兩者各得所欲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傳曰：知以道治其國，固不傷其人矣，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，則己雖不傷人，而有傷其人者矣。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交牝，牝常以靜勝牡

，以靜為下，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入之道也。蓋天下之交牝，而牝常以靜勝牡，而所以勝者，由以靜為下故也。大國誠能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，則牝陝靜為下而勝牡之道也，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，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。下以取之者，言大之於小，宜若可以無下，而下之者以取冬故也。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，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。下而取之者，言小之於大，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。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今大者下小，小復下大，兩者各得其所，則其有不取之者乎？取之者，言得其心而不失之謂也。然則大者小者莫不宜為下，而獨曰大者宜為下，何也？小而不能下大，非徒不能取大國，而亦禍災及之矣，則不嫌於不宜，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。

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，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一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不日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故為天下貴。

傳曰：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炁以為和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於道者也。室之有奧，深邃燕問，而尊者之所處也。萬物莫不有深邃燕問，尊高之處，則道是也。故曰道者，萬物之奧。唯其如此，故善人之寶，而不善人之所保也。何則？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，則得之而有無窮不一貲之富，非其寶耶？不善人知其不善，至於此而玄同，則雖有萬惡，泐然而釋矣，非其所保耶？夫言之美者可以市，行之尊者可以加人，則人無善不善，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。有道者之於人，猶天地也，天無不覆，地無不載，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，則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所以享於上者，禮之恭、幣之重者也，然不如坐進此道，以道之為天下貴，雖坐而進之，過於恭禮重幣也。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，不過此而已矣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不日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？為天下貴，求以得，則所謂善人之寶。有罪以免，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。唯其如此，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。

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由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傳曰：有道者，其為常出於不為，故為無為。為無為，故事無事。事無事，故味無味。何則？方吾之為也，求其為者不可得，則為出於不為矣。有為則有事，為而無為則事亦無事也。非徒無事也，雖味之而無味矣。味之者，反覆尋繹之之謂也。道之為物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之不得，雖反覆尋繹之，復歸於無物而已矣。唯其如此，故可以大，可以小，可以多，可以少。多少

舉在於我，而所謂怨者固無常心，則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，而皆報之以德矣。人之所難忘者怨也，而以德報之，則它不足累其心矣。非徒然也，而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，以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，而我常無作也。苟有所作，必於易與細而見之，則所謂知幾其神者是也。能得之於吾心，則其推之於天下國家無難矣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，以為大於其細，而不為大於其大故也。出諾易也，復言難也，不慎重於出諾之際，則言難復矣。易而圖之則易也，難而圖之則難矣，不圖之於易圖之始，而圖之於難，則難矣，此俗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。是以聖人由難之，故終無難，以難之於其易，而不難之於難也。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，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，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復衆人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傳曰：其安易持，危而持之則難矣。其未兆易謀，已動而謀之則難矣。其脆易破，則不可使至於堅。其微易散，則不可使至於著。物皆然，心為甚，通諸其心，則於天下國家無難矣。安也，未兆也，則是為之於未有也。脆也，微也，則是治之於未亂也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，生於小也。九層之臺起於累土，高起於下也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，遠起於近也。則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，其本末常如此也。為之於未有，則是以不為為之也。治之於未亂，則是以不治治之也。已有而為之，則為之欲成而反敗之；已亂而治之，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。是以聖人為之於未有，則我固無為也，故無敗；治之於未亂，則我固無執也，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在既有之後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，以不知其本故也。使知大生於小，高起於下，遠始於近，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也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，則滑欲於俗而思以求致其明，非知此者也。學不學，以復衆人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，則繕性於俗，俗學以求復其初者，非知此者也。

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亦楷式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傳曰：衆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，我愚人之心也哉。古之善為道者，在己若此，則推之於民也，固非明之，將以愚之也。察察，昭昭

，則所謂明之也。若昏，悶悶，則所謂愚之也。民之失性，居華而去實，故智多而難治。誠欲治之，則去智與故，鎮之以無名之樸，則彼將自化，而以智治之，適所以亂之也。蓋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，而毀則為賊，治國而以智，則毀其則矣，故曰以智治國，國之賊。治國而不以智，則無介然之知，其道甚夷，而無益生之祥，則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，故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，非特施之於治國而已，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。蓋知其子，守其母，投身不殆，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，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。則不以智之與以智，非亦我之楷式乎？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，可謂玄矣。德而至於玄，則深而不可測，遠而不可量，以情觀之不能莫逆於心，及其至也，與物反本，無所於逆矣，故曰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是以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人不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傳曰：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，則能為天下王者，亦善下之而已，則玄德者，乃所以下下之道也。莊周以為以此處下，則玄聖素王之道，而舜之在下，則曰玄德升聞，則玄德者，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。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，乃所以下之也。聖人之有天下也，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，然以孤寡不穀為稱，而受國之垢與不祥，則以其言下之也；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，然迫而後動，感而後應，不得已而後起，則以其身後之也。夫惟以其言下之，則處上而人不重，不重則以戴之為輕矣；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，不害則以從之為利矣。不重不害，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。夫以其言下之，以其身後之，則不爭者也。樂推而不厭，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。非體玄德者，其能若是乎？故曰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。我有三寶，保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傳曰：天下徒見我道之大，而謂其似不肖，而不知其所以大，固似不肖也。何以言之？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，無乎不在者也。彼見其無乎不在，無可擬者，謂之似不肖，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，乃道之所以為大也。蓋萬物莫非道也，則道外無物矣。道外無物，則無所肖者，此其所以為大也。若有所肖

，則道外有物矣。道外有物，則道有所不在，其尚得為大乎？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。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，以吾無我而不爭故也。夫唯無我而不爭，故能持人之所難持。我有三寶，保而持之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。何則？人不能無我而不爭，故勇而不能慈，廣而不能儉，先而不能後，則無我不爭，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。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，而我守之，常寬容於物，不削於人，非慈乎？其行身也，徐而不費，以約為紀，非儉乎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，人皆取先，己獨取後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？夫慈為柔弱矣，而能勝剛強，是能勇也。儉為不費矣，而用之不可既，是能廣也。不敢為天下先，為後人矣，而聖人用之以為官長者，皆從我者也，是能成器長也。今拾其慈且勇，拾其儉且廣，拾其後且先，則剛強之徒而已，死不亦宜乎？夫自事觀之，則軍旅之事愛克厥威允罔功，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。然自本觀之，則所以能立其威者，以慈而已矣。故曰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夫惟慈故儉，儉故不敢為天下先，則慈者，三寶之所自而始也。拾其慈則死，保其慈則生，則慈乃所以衛吾生者也。故曰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，慈立而三寶舉矣。

善為士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古之極。

傳曰：士之為言，事道而以將人為任者也。事道則以不爭而勝，將人則用人之力。若然者，何所事武哉？故曰善為士者不武。為士而無所事武，則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人者為之下，固其宜也。何則？體道者不爭，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，則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是謂不爭之德也。體道者能下人，能下人者，樂為之用而不自用，則善用人者為之下，是謂用人之力也。德則不爭，力則用人，雖用兵之危，我猶無為，況其它乎？無為為之之謂天德，至於無為，則與天同而無以加矣，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。

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
傳曰：道之動，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，其施之於用兵之際，宜若有所不行者也。而用兵者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則雖兵猶迫而後動，而勝之以不爭也，而況其它乎？何則？主逆而客順，主勞而客逸，進驕而退卑，進躁而退靜，以順待逆，以逸待勞，以卑待驕，以靜待躁，皆非所敵

也。所以爾者，道之為常出於無為，故其動常出於迫，而其勝常以不爭，雖兵亦猶是故也。誠知為常出於無為，則吾之行常無行，其攘常無臂，其仍常無敵，其執常無兵，安往而不勝哉？苟為不能出於無為，知主而不知客，知進而不知退，是之謂輕敵。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，幾於喪矣，故曰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。夫唯以不爭為勝者，則未有能勝之者也，故曰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
五言甚易知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唯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傳曰：道法自然，其言亦希而自然。自然則無為，則知之行之也，不乃甚易乎？而天下不能知，不能行，何耶？以言有宗，事有君，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，是以不吾知也。何謂宗？無為而自然者，言之宗也。自其宗推之，則言雖不同，皆苗裔而已矣，其有不知者乎？何謂君？無為而自然者，事之君也。得其君而治之，則事雖不同，皆臣妾而已矣，其有不行者乎？惟其不知宗之與君，此所以不吾知也。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，以其不可以知知，不可以識識，故為天下貴。使道而可以知知識識，則何貴於道哉？故曰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，天下鮮儷者，是之謂被褐懷玉。

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，上；不知知，病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傳曰：道之為體，不知而能知者也。知其不知，而以不知知之，知之至者也，故曰知不知，上。雖知其不知，而以知知之，則其心庸詎而寧乎？故曰不知知，病。夫唯知知之為病而病之，則反乎無知，而知不足以病之矣，故曰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此而已，故曰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南伯子綦曰：我悲人之自喪者，吾又悲夫悲人者，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，其後而日遠矣。若子泰者，可謂病病者乎？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唯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傳曰：民不冥於道，而唯識知之尚，故生生厚。生生厚，故輕死。輕死，故不畏威。民至於不畏威，則無所不為，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威虐也，故曰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。夫唯以道治天下者，知夫充滿天地，包裹六極，凡命於天者，其居之所同然也，勿狹之而已矣。精神四達並流，無所不極，凡命於天者，其生之所同然也，勿厭之而已矣。夫民無常，在我而已。夫唯

我不厭，是以民亦不厭也，則奚不畏威之有哉？是故聖人自知以常，而不自見以外其身，知常而外其身，乃所以不狹其所居也。自愛以嗇，而不自貴以遺其生，愛音而遺其生，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。故去彼知識之病，而取此不識不知之不病也。

勇於敢章第七十三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知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坦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傳曰：其剛強而又於外物者，勇於敢者也，則死之徒是已，故曰勇於敢則殺。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，勇於不敢者也，則生之徒是已，故曰勇於不敢則活。勇於敢者，人以為利，而害或在其中矣。勇於不敢者，人以為害，而利或在其中矣。然則天之所惡，殆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，故曰此兩者，或利或害，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。是以聖人之動也，豫若冬涉川，猶若畏四鄰，猶難之若此者，以天之所惡為不可知故也。夫唯不可知，則不識不知，乃所以順帝之則也。蓋天之生物，因其材而篤焉，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，則未嘗與物爭者也，而物莫能違之者，故曰不爭而善勝。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其行其生，未嘗差也，故曰不言而善應。莫之為而為者，天也，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，故曰不召而自來。易則易知，而其道盈虛，與時消息，而未嘗違，故曰坦然而善謀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，天明威自我民明威，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，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，故曰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夫唯天之道不可知為如此，聖人所以勇於不敢，而不識不知，乃知所以順之也。

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

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若使人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殺者殺，而代司殺者殺，是代大匠斷。夫代大匠斷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傳曰：民之為道，固常不畏死者也。唯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，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，奈何以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？何以知其然也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則孰敢不畏死而為奇乎？然而執之而不勝，殺之而不止者，則民之不畏死，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。然則以道治天下者，宜如何哉？常有司殺者殺，勿代之而已矣。何謂常有司殺者殺？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，天討有罪，五刑五用，則司殺者天之謂也。刑戮有出於好惡，而不用於天討，則是代司殺者殺也。代司殺者殺，是代大匠斯。代大匠斯，希有不傷其手者矣，則代司殺者殺，其傷可知也。

民之飢章第七十五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人之輕死，以其生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惟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傳曰：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，則奚至於飢哉？而至於飢者，非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枚飢耶？織而衣，耕而食，是謂同德，奚難治哉？而至於難治者，非以其上之有為，故難治耶？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樂其居，則奚至於輕死哉？而至於輕死者，非以其生生之厚，故輕死耶？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，無欲而民自樸，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飢，無有也。無為而民自化，好靜而民自正，則至於有為而難治，無有也。自富、自樸、自化、自正，而不飢以難治，則至於生生之厚而輕死，無有也。蓋所以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，以其提跋好知，爭歸於利，而不可止故也。夫唯生生之厚，遂至於輕死，則無以生為者，賢於貴生可知矣。是故聖人不自見以外其身，不自責以遺其生，知其無以生為而已矣。

人之生章第七十六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

勝，木強則共。堅強居下，柔弱處上。

傳曰：道之為物，無形而不爭，則天甲下之至柔弱，而人莫之喻也，故以有形喻之。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，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，則雖有形者，亦以堅強而死，柔弱而生，而況體無形之道，而不致其柔弱，其可得乎？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，而敵國之所謀也，我驕而敵謀，則所以不勝也。木強則伐，伐之所以共而舉之也，非徒然也。而以位言之，則天以炁在上，地以形在下，炁則柔弱，形則堅強。臣以有為事上，君以無為畜下，有為則堅強，無為則柔弱。堅強居下，柔弱處上，物之理也，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，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不處，其不欲見賢耶？

傳曰：天之道，無為而已矣。無為則無私，無私則均，猶之張弓也，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，適於均而已矣。夫天之道，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，無為任物之自然，則高者為有餘，不得不抑而損，下者為不足，不得不舉而益。滿招損，謙受增，時乃天道是也。人之道不能無為，不能無為則不能無私，不能無私則至於損不足以奉有餘？不足異也。夫唯有道者，知未始有物，而有為之與功名皆我所餘，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，故損之以

奉天下而不有此，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聖人則有道者也，是以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其不欲見者無它，凡以法天之道而已矣。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，其天以易之。故柔勝剛，弱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聖人言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傳曰：天下之物，唯水為能，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，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。而流大物，轉大石，穿突陵谷，浮載天地，唯水為能，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。所以然者，以其雖曲折萬變，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，是其無以易之也。夫水之為柔弱，而柔弱之勝剛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而老子數數稱之，何也？以天下雖莫不知，而莫能行也。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，則其患者豈在於材力之不足也，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下，持之以柔弱，而常為名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耶？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，而數數及此言，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明所以服天下者，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夫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，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，而為社稷主為天下王，何也？蓋鈴先其令聞者，非過名之言也，不及名之言也。受國之垢與不祥，則過名之言也，名不足以言之也。不及名之言應事，應事言之變也。過名之言體道，體道言之正也。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，故曰正言若反。湯武之言曰：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，而受之者也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人。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傳曰：復讎者不折鎮干，雖有忮心，不怨飄瓦。是以天下平均。不由此道，則怨之所生也，而人欲和之，不可勝解矣，故曰和大怨者，必有餘怨。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，乃所以為德善，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哉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，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鎮干，雖有忮心，不怨飄瓦，而天下平均之道也。蓋古之獻車馬，執右契，右契所以取，左契所以與，則左契者，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。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每以有餘奉天下，至於殺人，則有司殺者殺，而未嘗尸之，則是執左契以與人，而不為物主，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。夫豈以和之為悅乎？故有德司契，則不責於人而已；無德司徹，以通物為事者也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，無親而唯善人之與，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。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

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鄰國相望，鷄犬之音相聞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

傳曰：三代以來至於周衰，其文弊甚矣，民失其性命之情，故老子之言救之質^{#1}，以反太古之治。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。莊周稱至德之世曰：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陸氏、驪畜氏、軒轅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祝融氏、伏犧氏、神農氏，當是時也，民結繩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樂其俗，安其居，鄰國相望，鷄犬之音相聞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。則若此者，非特老子之言而已，古固有是道也。然《詩》《書》之所言，則止於堯舜三代，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，何哉？曰：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，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，言道而不及其世，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，此其所以又反太古之治也。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，遂可以盡復乎？曰：未可也。然則其言之何也？曰：禮至於兼三王，樂至於備六代，其文極矣。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，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，樂不以嗤管清聲，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，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，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。方斯時也，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，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，其意猶是而已矣。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，而金炁已生於其間矣，此五村所以相繼而不絕也。故聞古之治，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有舟輿而不乘，有甲兵而不陳，則舉大事，用大眾，非不得已也。聞其民結繩而用之，鄰國相望，鷄犬相聞，至老死而不相往來，則煩文倦令，督稽趣留，而足達接乎諸侯之境，車軌結乎千里之外，非不得已也。則不得已者，常在於此，而所歌復者，常在於彼也，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？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，不可得也。即段而不言，猶屏玄水，徹疏越，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為反本復始之意乎？夫聖人之言，豈小補哉。
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無積，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天之道利而不害，聖人之道為而不爭。

傳曰：道之為物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之不得，可以默契，不可以情求者也。則信言者，信此而已，安事善^{#2}？美言者^{#3}，善此而已，安事辯？知言者，知此而已，安事博？由是觀之，則美者不信，辯者不善，博者不知，可知已。何則？雖美與辯與博，而不當於道故也。道之為物，未始有物者也。聖人者，與道合體，夫何積之有哉？唯其無積，故萬物與我為一。萬物與我為一，則至富者也，故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使其有積也，則用

之有時而既矣，安能愈有而愈多乎？老子之言也，內觀諸心，外觀諸物，仰觀諸天，俯觀諸地，無有不契，是信也。然而下士聞而笑之，天下以為似不肖，是不美也。言之至近而指至遠，是善也。然而非以言為悅，是不辯也。其知至於無知，是知也。而其約不離乎吾心，是不博也。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，則疏矣。老子之道也，以有積為不足，雖聖智猶絕而棄之，是無積也，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，則是愈有而愈多也。而學者於是不能劇心焉，則不可得而至也。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，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。唯天之道，无所利則无所不利，无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。凡物之有為者，莫不有我，有我故有爭。唯聖人之道，雖為而无為，无為故无我，无我故不爭，是天之道而已矣。

道德真經傳卷之四竟

#1救之質：疑作『救之以質』。

#2安事善：疑作『安事美』。

#3美言者：疑作『善言者』。